

1436

唯

室

集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膳錄監生臣董誠

膳錄舉人臣楊昭

膳錄舉人臣秦桐

膳錄監生臣馮克羣

欽定四庫全書

唯室集卷二

宋 陳長方 撰

序五首

易傳後序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天地之理萬事之情細大盡矣自兩儀立至於六十四卦分消長變化錯綜推盪自常情觀之宜其瓜分土裂相萬萬也不知所謂太極者統乎萬變之

紛如而絲髮不移讀易之士苟能知此則即事以明理
取道以行事應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皆合會通而行
典禮矣晉宋以來世崇清言遂指易為虛無之書聖人
所以憂患後世之心垂教將來之旨幾於熄滅而無聞
伊川程夫子起斯道於千歲後著六十四卦義皆經世
修身之要至於神妙虛無之談則絕不復道然而包精
粗竭兩端初無二語也高明之士即近明遠忘言神會
則自得其意中人以下守而勿失亦足致吉福而免凶

悔嗚呼夫子之為此書至矣盡矣言之所及亦止於是
矣學者可不盡心歟或疑序言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
從道也謂道即易尚何從道之云殊不知夫子所謂從
道變易指此書也觀其繼言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則指
此書之意斷可識矣卦爻象象隨時無常所以顯道之
用苟不從道何有於書耶若易之體則即道也謂道與
易猶為強名尚何從哉

節通鑑序

國之有史其來尚矣所以善善惡惡為萬世法戒其不足為法戒者未嘗書也故魯僖公修泮宮仲尼作春秋不載而見之於詩筆削謹嚴蓋可見矣至左氏太史公范蔚宗之流雖刻畫文字光采溢人耳目而書事之法駸駸流蕩已乖於前人焉狐突登僕彭生敢見與夫石言于魏榆左氏之書也滑稽立傳而漆城乳媪之論著太史公之書也方伎立傳而鼈為府君之說傳范蔚宗之書也諸如此類今不暇毛縷披剝其言直論大槩以

為書之傳後果何為乎將有補於世教耶將開迪於來
代耶是亦徒費荆潭之竹而漫禿南山之兔也下及晉
宋以至陳隋恢詭十倍於三書而一草一木之異畢載
櫟詞褻語殆不可使父子兄弟同業共習之為史至於
是與古人書事之意一何異哉故相司馬公受命於朝
聚厯代史為資治通鑑刪繁去長一洗千餘年之弊詞
將以備乙夜之覽也事之存而無所損者不可盡削故
亦不得不詳余家世業儒貧不能致此書念之久矣方

將縮衣節食以求之不幸亂離官本存否莫能知也因
假於交游手自抄錄凡事之繫興衰于教化大得失
皆不敢遺其間資聞見助談柄者或不能盡錄非敢有
所銓擇也直以筆力不逮爾然自三十年來士於史籍
中記一字之隱僻撫一語之新奇藏胸中以為事業言
於衆以為伎能者多矣至於上可資治道下可修一身
者彼直如視秦人肥瘠然雖唱之於名世之士余不暇
學也嗚呼天有四時發生肅殺不能並行於春夏地有

四岳東西南北不能俱見於一方天地尚爾況人力乎
則余之取其大而遺其細也來者亦未易加誚焉

送黃循聖序

江夏黃公被命貳守桐廬其子循聖從行循聖余之友
也追而告之曰桐廬蓋浙江之東山水都會也其彰彰
著人耳目者無如七里瀨固山水之奇絕然余行天下
視世之如七里瀨不少矣彼湮沒不傳此獨著稱豈非
得嚴子陵而重乎子陵以劉文叔之故交及其誅莽賊

縛羣盜撫四海而君之子陵視之猶昔也後世高之特以其不為劉文叔屈而已豈知子陵者哉余嘗謂子陵之於文叔亦猶四老人之於高皇其心實少之也觀子陵謂侯霸為癡謂文叔差增於往則文叔之為人蓋未滿子陵意也故其言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特眠不應而已使子陵道合豈終身披羊裘持竿七里瀨而與西山對語乎士生一世無必進無必退特視道之如何今子氣奪三軍之帥視世之功名若唾手可辦者蓋

近於必進也必進則有時而必退矣故因子之行道子
陵之出處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
夫願以是為師

送龔聖任序

先豫章公大觀初得官歷陽會侍郎龔公弭節里社而
察院游公博士關公亦客此郡四人相與懽然無間陋
邦小郡一時有四公居之直可使閭史記述以為異時
嘉話也諸公凡日夕講摩議論意有未合者歸輒折簡

相難詰必期於是余生雖晚尚聞其梗槩關公來歷陽未幾物故且無子天下痛之獨三家子孫尚存經亂離諸公手簡散已幾盡唯先君議論猶見家集紹興十年余至吳興見龔公之孫聖任於郵亭中各知兩家先契之厚復懽然無間退聞僚友稱其公勤吏士服其威愛賢士大夫言其好學余私自慰故家有孫也余方為貧沈浮閭里聖任作吏日走水村山徑間奉檄別白田里訴訟一年之中相見不數而聖任受代矣將行責言於

余周視此身空如無有念聖任之意不可虛因思去秋
與客泛舟道場何山道中有稱聖任能詩文歌詞者余
告之曰聖任如驥騄之駒方就韁勒嘶風逐日意氣已
在萬里外矣是將取唐虞三代先秦兩漢之書沈酣其
間淵停雲升山涵海聚浩無津涯然後權量斟酌以求
先聖人遺意豈直詩詞而已念對客語不可不使聖任
聞之然余老大無知無聞常恐失墜先業姿稟頑鈍策
益不進唯覬聖任學成行立光明傑偉尚使天下指曰

是數家子今猶有人未便泯泯也余亦依藉聲光以壯
衰懦聖任勉之

送方務德序

直閣方侯務德被命使廣右行有日交朋多戚戚以侯
宜中都不宜遠也言曰天地清淑之氣鍾於中州南極
五嶺北限燕然故燕然之北多勁悍五嶺之南多瑰奇
自唐都長安去五嶺為最遠一時名臣如韓退之柳子
厚劉夢得守潮陽連柳愁怨於歌詩至今士大夫承風